



□ 13
3075
2 正



13
3975
卷

藏書田

童子問卷之中

童子問

凡七十七章

問承喻論語為宇宙第一書而仁為孔門第一字然
若大學以敬為要中庸以誠為主及詩之思無邪
書之中易之時一書各有一書綱領如何曰人道
之有仁義猶天道之有陰陽也外仁義而豈復有
道邪而仁之包義猶陽之統陰故孔門以仁為宗
而以義為輔敬者敬此也誠者誠此也詩之思無

洛陽

伊藤維楨

著

伊藤維楨印

藤七珍藏

邪書之中易之時皆然道本無多端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第一章

問吾聞中也者堯舜以來相傳心法以此聖聖相承今專主張仁義者何哉曰仁義即中也兼愛爲我失之過非仁義煦煦子子失之不及亦非仁義所謂仁義者乃言其無過不及者耳故周子曰仁義中正而已矣其專以中爲傳授心法而不以仁義爲孔孟之宗旨者蓋不深考耳中之理虛而仁義之德實第二章

問然則仁義重於中歟曰然學問莫貴於仁義而存仁義莫要於禮故論語言禮而不言中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又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又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是比自孔門教人切要之言萬世學問之規矩準繩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也蓋唐虞之時教法未詳其所行莫非仁義而未有仁義之名故曰克己執其中及至孔孟專以仁義爲教而以禮爲要中猶無星之秤禮猶秤之量物中有泛然難據之患而禮有秩然可執之則禮雖本由仁義而生又有能存仁義

之功所以夫子常以禮教人而不言中也 第三章

問程子以中庸為孔門傳授心法如何曰中庸之名肇見於論語謂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耳與單言中其義自別中庸之書即論語之衍義也專為孔門心法者非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既聖斯之謂孔門傳授心法皆莫非仁義之旨未聞以中為傳授心法也 第四章

問中庸章句序曰堯舜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皆以中而接道統之傳如何曰考之典謨訓誥羣聖人之言及于中者無幾論語堯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乂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據此則堯之命舜舜之命禹舉此二十二字為言而非以乂執其中一句命之可知矣曆數者所以紀歲時氣節之序言代天工而平治天下則舜即天道也故曰在爾躬此語反是要言甚重且孟子歷敘舜禹成湯文武周公之事唯於湯特曰執中而不繫之於數聖人雖三代聖人夫子特祖述堯舜而孟子於舜首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則仁義之旨不

待孔子而既明矣然則非以中為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益明矣 第五章

問仁義為孔孟學問之宗旨者何哉曰孟子之書述論語之旨者也而仁義二字是開卷第一義七篇之書言言句句莫非說仁義之功也其言性善者明仁義之實有於己也言浩然之氣者論仁義之功用也千言萬語雖至多端莫不總括於仁義二字自親親充之而至朋友鄉黨所識疎薄之人慈愛之心周遍浹洽無所不底而無一毫殘忍忤害之念者謂之仁自一取舍間充之而辨別分明苟

非其義則祿之以天下而不顧者謂之義他卓行偉績雖有可取然少於仁有關焉則皆不足為德於義有欠亦不足稱之智者知斯二者而不去是也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皆仁之推也仁義之所以為孔孟學問之宗旨者以此也 第六章

問孟子何專主仁義而於智或有惡之乎曰凡過高過深好大喜難索隱行怪邪說暴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者皆過用智故也莊子三十三篇大藏五千函其他諸子百家舉皆為一智字之所誤豈非可畏之甚耶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

知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孟子亦曰堯舜之智不徧物急先務也此所謂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孟子嘗論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所以與孔子不同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又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孟子亦豈廢智乎其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孔子亦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然則君子之用智其所取捨可知矣 第七章

問孟子以仁義爲宗旨而又屢談王道者何哉曰王道卽仁義非仁義之外復有王道也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又曰仁者無敵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是也王道雖固不出仁義兩者然約而論之則一仁字盡之矣荀子所謂粹而王駁而霸及諸儒有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等論皆議論可聞而非實知王道者也不善讀孟子故也 第八章

問先儒論王道必曰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語甚善無可以加焉何故不與王道相稱曰

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天下大同之道治天下大同
之人建大中之道而不爲過高之行故中庸曰君
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蓋盡天理之極非人人之所
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亦非具形骸有人情者之所
能爲聖人不以此自治亦不以此強人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也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又曰文王視民如傷聖賢之論王道如
此未聞以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爲王
道也蓋無一毫人欲之私卽所以盡天理之極而
盡天理之極便所以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以林

溪之徒可以當之而若吾聖人則不以此爲道故
不可以此論王道也宋儒之意必謂達磨慧能所
以不免爲異端者以其棄人倫也若使彼不棄人
倫則於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殆無餘
功也吁使達磨慧能能不棄人倫亦惟是達磨慧
能焉耳與聖人之心固天地懸隔然則盡天理之
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所以不與王道相稱者
可從而知矣 第九章

問然則王道不戒欲歟曰否書曰以禮制心以義制
事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苟有禮義以

裁之則情卽是道欲卽是義何惡之有苟無禮義以裁之而特欲斷愛滅欲則是矯枉過直藹然至情一齊絕滅將亾形骸塞耳目而後止此非人人之所能爲而非通天下之道故聖人不爲也大凡無補於天下國家之治無裨於人倫日用之道者皆謂之邪說暴行若佛老之學後世禪儒高遠隱微之說是已 第十章

問王道之學固大矣而非今日儒者之先務曰否儒者之於王道猶孫吳之於兵盧扁之於醫蓋專門之業也學問以王道爲本故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蓋孔子之學卽堯舜文武之道孟子之說卽孔子之學皆堯舜文武治天下之道外此而豈有所謂學問者邪蓋非以王道爲主而行之修己治人萬般功夫皆由王道而出故孔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凡存心養性忠信篤敬條目雖多皆莫不以王道爲本而乃以仁爲要其獨善其身豈聖人之本心也哉後世儒者雖說王道其實專以心法爲務故不能不流入于異端子以此意觀論孟頭頭相合句句鬪湊聖人微意之所在註腳之所不能悉了

了分明自無遺漏第十一章

問承聖門之學以王道爲本然於受用功夫頗似不切緊如何曰莫問切緊與不切緊惟看合道與否如何其功夫不切緊者固不足云然凡稱切緊者必至矯枉過直能免此兩者乃學問難中之難也然其不切緊者其病卻遠至矯枉過直則沈疴痼疾無藥可醫可不懼乎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中庸之極也濂溪曰養心不止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較之孟子之言則似卻切緊然不免有矯枉過直之病蓋古人以禮義二

者爲萬事之規矩繩尺如家常茶飯然以此飲食以此被服出入起居不可須臾離也書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孔子曰義以爲質孟子曰以禮存心是也夫苟以禮義制之則曰情曰欲卽是爲道本非可惡之物若不以禮義制之而徒欲功夫切緊則必不至滅情無欲則不止是近世理學諸家所以不能不自流入于禪莊也予以王道爲不切緊亦俗見焉耳 第十二章

問聖門之學以王道爲本其意如何曰予能識聖人之學與佛老之學所由而分如何則自知之矣聖

人從天下上見道佛老就一身上求道就一身上求道故不顧天下之從否專要清淨無欲以成就一己之安卒至於棄人倫廢禮樂此所以為異端也聖人從天下上見道故就天下之所同然而見道不欲離乎天下而獨善其身故其學為經世其道為達道其教為仁義忠信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修己立德將以安天下之人故不以天下之所不能而強人亦不以天下之所不從而為教所以為王道也故讀聖人之書必有字眼天下二字是聖人書中字

眼凡讀孔孟之書遇有天下二字處必須著眼看

勿艸艸第十三章

問近時諸儒經濟之書亦足以發明王道無日知其要者言必約其言多者必不知要所謂要言不煩是也若馬氏通考丘氏衍義補馮氏類編章氏圖書編其書皆數百卷此其適所以不識王道也大學治國平天下章中庸哀公問政章其言皆不過數百字而王道之旨包括無遺得其要也孟子一部其論王道橫說豎說千變萬化皆從一仁字細繹來可謂約而盡矣非實知堯舜孔子之道者豈

能然乎苟讀孟子而不識王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者也 第十四章

問孟子之論王道何篇最詳而明日篇篇詳矣章章精矣初學以梁惠王篇爲勸時君而發故見之以爲尋常說話以告子盡心二篇爲精蘊處不然惠王一一篇反是孟子一生事業備矣不可不熟翫焉予故謂此篇必是孟子之自著自公孫丑篇以下至離婁上篇無一句非說王道爾後初及種種議論蓋七篇各是一節書苟得一一篇熟讀翫味有得焉則何憂其不識王道也昔黃石公授張良卷

書曰讀此可以爲王者師余亦以爲熟讀孟子梁惠王一篇可以爲帝者之師也 第十五章

問齊宣王曰寡人好貨孟子對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又曰寡人好色則曰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先儒以爲異與之言又以爲救時之論然乎曰不然此卽王道也孟子固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觀夫自古以來人君好色好貨者不顧人之怨不察人之怒奪民之婦女掠民之貨寶專悅己之耳目而

不能與民同好惡禍門以開怨府以成而王者之心則不然民之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好色則推斯心以及民己好貨則推斯心以及民其心何等公平何等寬仁實天地之心故先王置媒氏以合民之男女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又浚饗聚斂之臣培克在位則有讓故與民同好惡則好色好貨皆為王道亦奚疑第十六章

問宋孝宗召朱熹或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晦翁曰吾平生學問只在正心誠意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如何曰愚謂其說固善然在學者則可非所以告于人君也如學者固不可不以此自修在人君則當以與民同好惡為本其徒知正心誠意而不能與民同好惡於治道何益苟側身勵行起居動息以與民同好惡為志則民志奮起士氣雄壯雖南宋之脆弱可以撻北韃之勁兵觀孟子所說齊梁諸君者可見矣且如庸暗之主豈能受誠意正心之說而得從事之哉正所謂欲其人而閉之門也明太祖以迂濶目之不可謂過論第十七章

問如何是王者之德曰王天下則為天下之天道君
一國則為一國之天道為一家之主則為一家之
天道夫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雖窮谷
深澗牆陰屋下之地太陽之氣靡所不至一鱗介
一萌芽之微莫不稟其氣以生故古昔王者法天
道以為德所謂裁成輔相天地之道以左右民是
也故其位曰天位其職曰天職書曰天工人其代
之明百官有司亦當以王者之心為心也伊尹曰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
推而內之溝中此伊尹之以天職為己之任也民

至賤也王至貴也然以民之父母為王者之美稱
何哉夫子之於父母後其身而先其父母捨其身
以保其父母死生患難惟其父母之愛護王者樂
天下之樂憂天下之憂以民為其赤子故民亦親
戴其上猶其父母響應影從唯其所欲而天下無
可敵之愾四方無可禦之寇東面征西夷怨南面
征北狄怨書曰後吾君后來其蘇以民之父母為
王者之美稱不亦宜乎 第十八章

問後世恐難行王道日子為不井田不封建則不可
行王道乎將為悉除後世之法以復三代之舊乎

曰然非邪曰非也王道豈在法度上乎所謂王道者以不忍入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何難之有若使聖人生于今世亦必因今之俗用今之法而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天下自治矣孟子當戰國之擾擾勸齊梁之庸主豈以不可行之時勸不可行之道乎苟有其人則雖戰國猶可行之況不為戰國之時乎雖齊宣梁惠猶可能行之況不為齊宣梁惠之君乎唐太宗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逸驕逸則難教經亂之民

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溪然之封德彝非之曰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上卒從徵言貞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斲死刑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此近代之明效也王道豈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耶徵之學未為知孟子然其言猶有明效如此

況不為徵者乎 第十九章

問濂溪先生曰不復古樂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然乎曰濂溪之言固也然可用之於王道既成之後而不可施之於行王道之初蓋王者之於天下也專在與民同憂樂而不以辨樂之今古為先務苟與民同憂樂則人心和平風俗醇厚而禮樂可與於是佗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蓋聖人但去泰甚而其餘皆從時因俗以為治耳不有意變之也若欲徒變今之樂則禮樂未必遽興而天下騷然矣聖人豈為之邪 第二十章

問晦翁云三代以前盡出天理三代以後總是人欲此語如何曰此非仁人之言也仁者嫉俗之心少故知今之不遠于古不仁者憤世之心勝故知今之不可復古設心不同趣向頓異後世之不能無君子猶古之不能無小人也豈可獨以三代以後盡為人欲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惟民哉貴賤皆然班固贊漢文帝曰即位三十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身

衣弋絲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
敦朴為天下先斑史紀其仁政善行者不可勝數
焉豈可不謂之王者乎凡人之行其大者不詭乎
道則其瑣瑣者置而勿論可矣傳曰孔子見人一
是忘其百非儒者以其好黃老之言而不論列之
奚服善之淺而責備之深邪亦異乎夫子之心矣
吾雖未必左祖河汾永康竊服其忠厚云第二十一
問班固盛稱文帝之儉古之王者亦尚儉乎曰王道
以儉為本蓋奢則不給儉則有贏可以我之有餘
而拯人之不足已苟不足則安能補人之不足

稱堯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雖監門之食
不飽雖未必如其言然由此可以見堯之儉德孔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古先聖
王皆躬自務儉者蓋植養民之本也故王道以儉
為本觀文帝紀書賜今年田租之半者二書除田
之租稅者一豈非帝躬務節儉不輕用天下之財
之驗乎於斯時天下富庶黎民乂安延長漢家四
百年之國祚皆文帝務節儉之效也第二十二章
問文帝惜百金之費不敢佗露臺而文王則為臺為

沼者何哉曰先王築城造門創臺榭苑囿之類
以爲國一以爲民其爲國者亦爲民而已非徒爲
遊觀敢興佗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佗春秋一土木之興必書者重民力
也夫廣堂大厦起於倉廩之積倉廩之積出於民
之耒耨耨之微積而爲斗升之粟斗升之粟積
而充于倉廩倉廩之積溢爲廣堂大厦人皆知廣
堂大厦之成起於倉廩而不知本出於耒耨之微
也聶夷中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識盤
中餐粒粒皆辛苦其非爲國爲民而漫興佗者不

知所以固邦本也若夫文王之爲臺沼者與民同
樂之至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不可槩而論之也

十三章

問聖賢所以淡戒聚斂者何哉曰所以取民之怨者
莫甚於聚斂夫小人之事君也聚斂倍克唯知爲
君而不知爲民殊不知爲民者僂所以爲君之實
也未有爲民而不爲君者也又未有不爲民而能
爲君者也故少爲民則少有效大爲民則大有效
昔馮驩爲孟嘗君焚薛債券後暮年孟嘗君免相
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以迎夫焚券

事也然其得民心尚如此矧大於此者乎苟上好聚斂則民必然怨而不已則怒怒則離離則叛雖有鹿臺之財郿塢之金豈能得為己之有乎夫儉則有餘有餘則足以施入奢則不足不足則不能不聚斂此聖人之所以尚儉而戒聚斂也第二十章
問國家承平日久人皆安肆互以奢侈相尚及其久也習以成風人不知其為奢靡今遽欲以節儉治之則恐人之難遽從如何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艸也艸尚之風必偃民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好顧在上之所好如何耳孔子曰上好禮則民

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皆在謹上之所好耳上自好華靡而欲下之節儉雖嚴刑峻法以繩之而不可得也苟上自好儉則不令而行滕文公欲行古禮父兄百官皆不欲其卒也至於四方風動有路不拾遺之效故欲令其下則須要謹其所好上實好節儉則何憂下之不從第二十五章

問唐太宗言及禮樂房杜有媿色者何哉曰是知王道之難而不知王道之易也孟子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飽齒年免於死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
輕蓋禮生於節儉樂成於有餘先王之世家給財
阜民安俗醇良晨至夕自春至冬民心和洽猶正
月之吉被服具儀舉觶上壽各祝萬歲一家熙熙
頓忘窮歲之勞禮樂安得不興乎故子孟子論王道
必以制民之產為先房杜不是之求而漫生望洋
之心故有媿色不知子孟子故也 第二十六章

問樂成於有餘既得聞命矣禮生於節儉如何曰人
情樂則勤厭則荒節儉之餘必家富力給故以文
為樂此禮之所以興也禮奢文勝則財殫力勞故
厭心生焉是禮之所以廢也故論語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
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唐宋之定禮必以彌文
為事故唐開元禮宋開禧政和等禮皆為虛器不
為時用蓋知禮之末而不知禮之本故也樂雖成
於有餘然由節儉而致有餘則雖樂亦皆本於節
儉故欲行王道則不得不儉 第二十七章

問王霸之辨曰王者以子養民霸者以民治民其設
心不同故民之應上亦從而異以子養民故民亦
視君如其父母保護愛戴效死而弗去也以民

民故民惟知徭役奉法而不知親其上有難則
此王霸之辨也 第二十八章

問何謂以子養民曰先王視民猶其赤子惟恐民之
不得其所故制民之產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又設為庠序學校申之以孝悌之義斯之謂
以子養民也何謂以民治民曰以威臨之以法繩
之徒知驅逐使令之而無哀恤惻憫之心斯之謂
以民治民也孟子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又
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民者也以善養民然後
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二

乃篇中要言學者為人君說者宜以此勸之也
十九章

問程子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
常人之所以至於聖人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夫修養之引年資質之變化皆可勉而至焉至所
以祈天永命則獨係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致何
術可能致之曰祈天永命豈有他哉亦曰仁而已
矣夫天無心以民心為心民心悅焉則天心悅矣
民心厭焉則天心厭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民心悅豫則

可以禘天永命也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鰥
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故周有天下中間雖有幽厲之暴
蹙先王之國脈然猶能歷八百餘年之久矣若好
子孫相繼善維持之則豈止曆過其數永膺天命
奄有九有不可如度焉詩曰於戲前王不忘若夫
福慶流於子孫奕世累葉有隆莫替者鬼神所不
能人力所不及唯非得民心而沒世不忘則不得
故雖禱爾百神而不若得民心之必實而能遠矣

也若秦始皇本朝羽柴氏雄武英畧過絕古今戰
勝攻取風動艸靡前無勁敵其安子孫繁衍保數
百年宗社而纔一再傳而亾嚮氣焰赫赫者在
哉吁不仁之禍和漢一轍漢高祖纔以寬仁濟天
下唐太宗從魏徵之言用仁義皆能身致太平子
孫縣縣此鬼神所不能致其靈唯得民心而能然
仁義之效豈不大乎 第三十章

問治道之要曰文勝其武則國祚修武勝其文則國
脈蹙賞勝其罰則刑罰清而民心安罰勝其賞則
刑罰亂而民心搖 第三十一章

問何以得賞罰能當其功罪曰欲賞罰各當其功罪者爲政者之心也然欲賞罰各當其功罪則罰必過而賞必不及罰過而賞不及則人心睽人心睽則國危故聖人過其賞而減其罰過其罰而減其罰則賞罰自得其當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也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好人之善每難及而惡人之惡必易過惟仁人愛人也淡故好惡能中其實賞罰能當其功罪亦然第三十二章

問觀夫好儉者大抵皆吝嗇何哉曰儉與吝其迹相似而其心實相反儉善之基吝欲之叢儉而好施者真儉也儉而不知施亦吝嗇耳古人務儉者爲其施也儉而不知施不可謂儉世之鄙夫託儉而詆夫吝者可附一噓儉而好施者爲誠大德之人儉而不知施者真守錢虜耳第三十三章

問天下何善最貴曰莫貴乎好賢上自王公下至於庶人未有不尊賢而能修身存心成其大業者也大賢則有大益小賢則有小益所謂賢者凡賢於己者皆是也不必知學明道而後謂之賢中庸九經以修身爲首而次之以尊賢親親敬大臣等

在茲後可見尊賢一事甚重為萬事之本也後世之所以不及乎古人者職此之由後世非徒不尊賢或媚嫉之或狎辱之甚而至於蔽賢者當之言聽蔽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言聽蔽賢之言則國必敗身必亾也 第三十四章

問孟子之於齊宣王其禮似甚倨如何曰禮固稱矣奚謂甚倨古者道德隆故尊賢後世道德衰故簡賢尊賢故賢者之權重簡賢故賢者之勢微天下之治亂盛衰其判于此歟昔黃帝屈天子之尊而問道崆峒之山堯以萬乘之位館甥于貳室迭為

賓王成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其初皆師而尊之晉平公大國之君也師尊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孟子猶惜其弗與其天位與治天職戰國之時雖道湮學廢然先王之遺化尚在人不以孟子為簡禮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第三十五章

問孝曰孝以愛為本愛則順矣順則百行成矣順者不逆于父母之心是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不順乎其親而順乎他人謂之逆德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示於大舜見之矣

孟子問 卷之中

慕者愛之發大孝愛之至也 第三十六章

問孝亦有大小乎曰使父母無憂者易使父母悅之者難何者凡為人之子者平生裋身勤業無以賴之友不博奕好飲酒不好勇鬪狠以危其父母則足以免父母之憂然而未足悅父母之心苟好學志善立身起家足以張其祖業耀其門楣而後父母之心怡然驩然有不勝其悅者孝之至也不能使父母無憂者不可以為人不能使父母悅之者不可以為子勉哉 第二十七章

問何謂達孝曰達孝也者謂通天下之孝而非一

之小孝也夫飲食供奉左右就養者人子之常職而不足以為孝惟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後足以稱孝也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莊子父獻子魯之賢大夫顯名諸侯其臣皆獻子之所舉其政皆獻子之所建人材紀綱足以遺後嗣莊子皆能用之而不改故夫子稱之曰莊子之孝其難能者固多然不如此一事之最為難能也由此觀之數其先業墮其家聲者雖有他美不孝之甚也孟懿子問孝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蓋懿子魯之上
 卿民之所具瞻而生，事葬祭以禮，則非徒能治其
 家有法，亦足以善魯國。君以為忠民，以為歸，可以
 永孟氏之祀。故夫子以此告之，深哉。第三十八章

問忠曰：古今稱忠臣者，其品不一，感激殺身者有矣，
 若程嬰杵臼、荊軻、豫讓、紀信之流，是也；知有其君
 而不知有其身者有矣，如今尹子文是也。不避艱
 險以濟其君者有矣，如狄仁傑、婁師德是也。至誠
 愛君以善勸之，以道輔之者有矣，非伊尹、周公之
 聖，不足以當之。奚感激殺身者之多，而以道事君

者之寡耶？蓋感激殺身出於一旦之義，故似難而
 實易；以道事君者，非躬有其德，始終不失其道者，
 不能故似易而實難。第三十九章

問忠與孝孰重，曰：無輕重。君親體均，恩義相倚。孝於
 其親者必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必孝於其親。未
 有不孝於其親而能忠於其君者也。又未有不忠
 於其君而能孝於其親者也。故孔子曰：以孝事君，
 則忠。又曰：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世俗多曰：忠孝
 不能兩全。為此言者，蓋有意欲勤其一而緩其一，
 若非不孝之子，必是不忠之臣。不孝之子，非人不

忠之臣亦非入戒之戒之歐陽子曰在君則為君
在親則為親此言得之 第四十章

問師資之道曰古者崇道故尊師後世不知崇道故
師輕師者道之所在崇師即所以崇道也故師有
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師而喜弟子之勝己者真
師也忌勝己者惡師也弟子亦視之猶父而已之
學雖超于其師終身敬之而不衰為道若及少有
青藍之譽則有入室操戈之意者真小人哉 第四
章

問求師之道曰治病須求良醫不可委于庸醫一
其治則雖有良醫而不能善其後欲學道者須
擇天下第一等人而師之勿師半上落下之人學
問之成否得失非俗師村學之所能識也始初為
其所誤則為終身之大害習慣如天性漸染難磨
淬後雖遭大賢君子而自知其非卒不能改其故
步況乎自安其陋而不知悔者十居八九可不謹
哉人家為子弟延師多厭其禮遇憚其嚴重必先
擇易狎易近者而招之可謂大謬矣 第四十二章
問為師之道曰師之責甚重矣為師之道在務長育
人材一師而君親之道備可不謹哉為人之君而

不知養民則為不仁為人之父而不知教子則為不慈師而不知長育人材則併不仁不慈而有之其罪不亦大乎前輩以不導道德而專誘詩文者比之誘人飲博門中宜矣第四十三章

問朋友之義曰朋友有輔仁責善之道有通財許死之義古人或有互為臣僕者或有養其寡婦孤女者居五倫之一而與師並稱其為道甚大矣然於締交之初不可不審其善否如何人誰不欲其身之善而無惡然與君子俱居則不欲善而自善小人與處則不欲惡而自惡所關係尤重不可不謹

焉杜子美貧交行曰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令人棄如土孟郊審交詩曰君子芳桂性春濃秋夏繁小人權花心朝在夕不存古人云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有味哉第四十四章

問朋友有信信者謂有為有無為無多謂多寡謂寡而不少欺詐之類與曰否信實也能踐其言而不失之謂若約為兄弟則終身以兄弟待之一旦有朋友之義則守之如初始終不變正謂之朋友有信非但言一言之有實也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是也若有大故不得已而後絕之雖君子所不

免苛尤小過逞小忿因一旦之怒而棄平生之交
假令有理而非忠厚之道君子不為也朋友之間
謙已相下揚善隱惡赦小過懲小忿始終全交斯
可矣 第四十五章

問子路問夫子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少者
懷之朋友信之先生亦有願乎曰人各有願我豈
無願乎吾願朋友之間務相推讓舍己從人有善
則揚之有過則告之各盡一視同仁之心橫渠之
於程子其表叔也而一程以西銘與大學書同其
尊信又授之其門人可為萬世學者之模範也

十六章

問觀夫世之學者見與己議論不合者必謂學術異
而不復與交通如何曰悅與己議論同而不樂與
己意見異者學者之通患也學問貴乎切磋琢磨
莫若從與己意見異者舍己平心切磨講磨所謂
樂取于人也是也不有益于己必有益于彼謂之兩
益倘樂與己議論同者每自講習則終身無改其
舊見而無得新益與獨學何異無益于己亦無益
于彼謂之兩損昔者明道先生使吳師禮達于王
介甫曰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

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柳子厚亦曰
 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古人設心如此故能成其
 大也今之學者則不然守己甚堅服善甚淺其學
 稍優于人焉則以師道自居不復肯問于人其卒
 也必自至於喪己蓋其器識淺狹不知好善故也
 可不戒乎 第四十七章

問世之學者各私其師門互相詆譏如何曰尊師門
 之教可矣私師門不可也在宋初有程蘇之黨晚
 有朱陸之派皆出其門人而非諸先生之意有宋
 之世雖道學甚盛然此等惡俗尚在可惜學者天
 下之公學豈容私其師門乎多見其不知道也予
 少時嘗讀朝鮮李退溪輯朱子書札於楊子直姓
 字下註之曰朱門之叛徒予竊薄之曰何見之陋
 乎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古之道也奚以叛名之為
 混蓋私朱門云爾 第四十八章

問人各私其師門我亦不得獨不私如何曰何言之
 過耶人各為不善我亦可做其不善乎若七十子
 之事孔子聞其崇夫子之教未聞私孔氏之門也
 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
 而已矣道愈小故設心愈隘不得不立町畦不可

與人堯舜之道也 第四十九章

問守身之法曰節儉為要夫儉者萬善之本奢者眾惡之基非惟其身成敗之所分其家儉則福慶流於子孫奢則凶禍傳於後嗣可不慎乎 第五十章

問守儉之方曰人家之奢大抵生於閨門閨門之奢生於丈夫軟弱失駕御之道丈夫能嚴而有節制則閨門自肅而奢亦不生是守儉之要也然閨門之奢不過熬財靡物男子之奢不至亾國敗家則不已男子氣質柔軟少年之氣不除則恣拘檢縱貪慾不喜近端慤方正之士墜志廢業遊惰放縱

無所不至乃眾惡之淵藪也 第五十一章

問修家曰中庸引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言至極之理常存乎至近之中也蓋妻子之好合兄弟之和樂家道之至近者也然堯舜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實以此為本焉則閨門之修豈非至極之道乎然和睦之弊必有狎恩之患而少檢束之意又須有節制之在易家人九三曰婦子嘻嘻終吝故閨門之內要有肅然清苦之氣象若終日嬉笑不知節之則必至敗家可不戒乎 第五

十二章

問應世之道曰莫如讓讓者實德也凡犯上好勝與入爭奪皆生於忌讓故一讓立而眾德聚非徒不與世乖戾於應事接物之間最爲要道入焉而無禮讓之心則雖有他美皆不足觀焉故天下莫善於讓莫不善於不知讓第五十三章

問毀譽之來不能無喜厭之心如何而可曰毀譽士之常奚足以爲憂喜孟子曰士增茲多口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眾口所訕若常人固不足輕重爲士者必有志有義其稍高者又或有識見特立獨行不隨時輩馳逐是所以來訕諷也其道愈大譏之者愈衆其德愈高冠之者愈深憂心悄悄溫王羣小孔子猶然況其他乎韓文公程伊川朱晦翁王新建之在當時也擯排斥逐不遺餘力然而至于後世其美名芳躅彌遠彌彰至與日月爭光公論之在天下不可掩如此唯明主能察之而暗主不能不眩於衆言所以關張之譏不行于孔明而孔文仲之誣行于元祐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說者曰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入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士若聞譽而喜聞毀而

厭焉則必至狗時阿世改節移操不可不自戒焉
第五十四章

問禍福之所以然曰無禍便是福不凶則為吉世人
以富貴貧賤論吉凶禍福者非也苟富貴而身多
憂患子孫不肖者不若貧賤而身長無事子孫聰
明之為愈遠甚也若夫以富貴貧賤論吉凶禍福
者實市道之見鄙哉第五十五章

問學問之要曰學問之要唯在反求於己中庸曰射
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仁者
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求諸己而已矣所謂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也又
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故曰學問之要唯在反求諸己而已聖人之
不怨天不尤人之境亦從此而馴致實學者之本
務大矣哉第五十六章

問反求與忠恕亦有差別曰無差別忠恕是以為己
之心而為人也反求是以責入之心而責己也能
反求於己則必能忠恕於人能忠恕於人則必能
反求於己非有異也故孔曾專曰忠恕孟子專曰

反求其實一也 第五十七章

問如何是儒者心法曰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是儒者心法言不遇於時而不以怨天不容於世而不以尤人不立異以干譽不務高以取入唯知自脩耳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是謂儒者本領是謂學問實際不可勉而能不得強而到但反求於己是其要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惟不怨不尤者能焉至矣第五

問下學上達之義曰下學謙辭猶曰最下之學指人

倫平常之道而言程子所謂下學人事是也自與求向上一路者止相反上字當作上聲讀上達者漸次自進之義非指高遠之理而言所謂君子之達小人下達是也下學猶在平地上行循循不止則能到萬里之遠其事甚近而其功不可量為求向上一路者猶欲去平地上騰空中不墜而傷損者未之有也此異端之所以廢人倫捨日用蔑棄禮義而不可為萬世常行之道也 第五十九章

問上達功夫曰功夫欲其密議論欲其正至奇極妙不如一當學者當俟悟門自開而勿自我開發之

真積力久怡然理順渙然永釋謂之悟門自開永
爲已之有而終身不失蓋實德之所到而非專事
智見者之所得而及正謂之實智吾所謂上達者
如此不妄悟門之開強自抽關啟鑰等待促迫謂
之自我開發之禪家所謂頓悟者正如此聰明強
力志氣超邁者其卒必爲風癩佯狂之流學之不
可不謹如此予也固有與漢宋舊說異者然皆積
疑之至融釋開明自然得之而一無思慮安排強
探力索而得者也嫌自我開發之也 第六十章

問上達之時畢竟如何曰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
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是上達之功驗蓋
學者之進道其初學問與日用扞格齟齬不能相
入及乎真積力久自有所得則向視之以爲遠者
今始得近向視之以爲難者今始得易漸次近前
非學問不樂非學問不言及乎其愈熟殆如布帛
菽粟不可須臾離焉至於子女臧獲之賤米鹽柴
薪之細大凡接乎耳目施乎日用者總是莫非道
俗外無道道外無俗而雖一點俗氣亦著不得此
是上達光景 第六十一章

問禪家有頓悟之說儒者有一旦豁然之論於聖人之學亦有之乎曰無之聖人之學以實語明實理目覩而耳聞心得而身有故有踐履之可言而無頓悟之可期禪者以空言說空理耳無所聞目無所覩故不得不用悟蓋有實德而後有實見猶白日視物歷歷分明既無所疑亦無所迷根乎人心存乎風俗包括天地而無餘周羅古今而無遺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任重道遠久而後已何有頓悟之可期宋儒以無聲無臭之妙為無極之真為本心之體而要格物致知以領會之所以亦在一旦

豁然之說也猶於無物之地求物雖眼中如有所見而實無物非空見而何水吾知其淡鹽吾知其鹹然不服鹽與水而欲知其鹹淡既不可得況欲求鹹淡於鹽與水之外吾知其以為鹹為淡者乃其虛見而非真鹹淡也夫道至仁義禮智而極矣教至孝弟忠信而盡矣而於其上更求悟道奚以異乎求鹹淡於鹽與水之外宜乎其有頓悟豁然之說也 第六十二章

問吾聞之朱子曰於理有所以然與所當然之異所以然者即所當然之本而所當然者便所以然之

卷之四

七

發故曰陰陽自形而下之器也太極自形而上之道也今先生之所說皆所當然之事而於其所以然之本則未之及有用而無體恐得無過淺近乎曰所謂所以然之理者非謂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陰陽之所以往來消長之理乎夫陰陽固非道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即是道陰陽往來天道成矣剛柔相濟地道成矣仁義相須人道成矣天之道盡乎陰陽地之道盡乎剛柔人之道盡乎仁義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古先聖人所以論天道者至此而極更不於此上面復加一語所謂太極云者亦斥此一元氣而言耳若於此上面求其所以然之理則是非向所謂就無物之地求物邪故後世所謂無極太極之理畢竟天地本無之理而聖人之所不言祛之可矣

第六十三章

問古昔未有理學之稱近世或曰聖門之學為理學為心學為性學是乎否曰聖人之學包該宇宙統攝道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孔孟之所祖述憲章之者也本無名稱之可擬

若不得已而強欲命之當以王道號之或直稱儒學亦可若以理學命之則氣象偏枯視之王道之盛大不啻霄壤後世儒者以為心即性性即理一理字可以盡聖學之全故公然以理名學而心學性學等名與焉殊不知一理字可以盡聖學之全則孔孟當先命之而詎踳後世之名稱可知理學等目皆以後世學術而所稱非稱聖學之實者也

第六十四章

問理學之稱信不稱聖學之實然如理字亦不可輕曰然乎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是也孟子之意謂物之有條理與宋儒之意頗異矣宋儒以為一理字可以盡乎天下之事殊不知天下雖無理外之物然而不可以一理字斷天下之事也學者據一理字以斷天下之事理議論可闢而求之於實則不得其悉中矣夫古今之終始不可得而究焉四旁之窮際不可得而知焉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凡其形狀性情所以然之故皆不可得而窮詰也佛者說三千世界儒者以十一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然推而到其外則亦皆不可得而知也理之不可窮也可見矣且刑有罪者理之

常也亦矣足恤然聖人三赦三宥惟刑之恤者豈
非過爲姑息哉善善而惡惡亦理之常也然聖人
善善每長惡惡每短者亦豈非愛憎失宜耶然聖
人皆不然者足見不可依理字以斷天下之事也
故凡事專依理斷決則殘忍刻薄之心勝而寬裕
仁厚之心寡上德菲薄而下必傷損人亦不心服
須有長者氣象方可隱惡而揚善成人之美而不
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人是皆長者氣象唯仁
者能之非區區小儒之所能及也予觀通鑑纂要
等書其評薦人物善善惡惡不一毫假借可謂嚴
矣然決澁刻古今無全人殆有申韓刑名之氣
象而無聖人涵容之意味持己甚堅責人甚澁浸
淫于肺腑透浹于骨髓卒爲刻薄之流專主張理
字之弊一至於此悲哉夫無裨於世道無補於生
民者聖人不爲今講理學者或論至六合之外暨
近世講天學者好說無限道理雖窮微極妙然皆
無裨於世道無補于生民聖人之所不取也孟子
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予所以喁喁然
如此其不已者實恐孔子之道不著也非好辯也
君子諒諸第六十五章

問然則理字未盡善歟曰言各有攸當理字施之於事物則可用之於天地則不可孟子所謂始條理終條理及理義之悅我心等語皆以事各得其條理而言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就事物而言盡性就人而言至命就天而言措詞之序自可見矣若以理為萬物之本原為則自流入于老佛之學與聖人之旨實天淵矣可不謹哉第六十章

問以理為學問之本原則自流入于異端其旨如何曰是非爾所知也學問視其所本者如何耳所本少幾邪正相反聖人以天地為活物異端以天地為死物此處一幾千里之繆蓋天之所以為活物者以其有二元之氣也一元之氣猶人之有元陽飲食言語視聽動作終身無息正為其有元陽也若元陽一絕忽為異物與木石無異唯天地一大活物生物而不死於物悠久無窮不比人物之有生死也夫無太虛則已有太虛則不能無斯氣斯氣也既無所生亦無所不生萬古獨立顛撲不破豈容以虛無且之邪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聖人之論天至此而極從此以上更不說一層之理漢儒以

極爲一元氣是也此是千古不傳之祕大易之露
洩天機者也欲明言之則落字義解欲不言則亦
可惜子以意逆之可矣 第六十七章

問理字何故不足爲生生化化之原乎曰理本死字
在物而不能宰物在生物有生物之理死物有死
物之理人則有人之理物則有物之理然一元之
氣爲之本而理則在于氣之後故理不足以爲萬
化之樞紐也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再推
而至於陰陽之所以然則不能不歸之於理既歸
于理則自不能不陷于虛無所謂萬法歸一一歸

何所是也此常識之所以必至此而與聖人自相
違也惟聖人能識天地之一大活物而不可以理
字盡之故象贊之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至矣盡
矣若知天地真活物許汝卽身卽伏犧 第六十
八章

問先生謂天地一大活物不可以理字盡之卽字義
所謂有生而無死有聚而無散一乎生故也之理
曰然凡天地間皆一理耳有動而無靜有善而無
惡蓋靜者動之止惡者善之變善者生之類惡者
死之類非兩者相對而並生皆一乎生故也凡生
者不能不動惟死而後見其真靜也其生也盡

動而夜靜然雖熟睡之中不能無夢及鼻息之呼吸無晝夜之別手足頭面不覺自動搖是皆其動處字義所謂成者生之終散者聚之盡是也驗之天地亦益信然日月星辰東升西沒晝夜旋轉無一息停機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天地日月皆莫不乘斯氣而行若走馬燈然兵卒輿馬隨火氣而往來驅逐旋而不已也流水之為物也且晝夜而不舍艸木之有生也雖隆冬亦有花皆為有動而無靜也有善而無惡亦然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身之有四體天下皆然然適有生而無耳目口鼻者謂之不成人以其不成人也故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非人也所謂惡者善之變非相對而並生其理不亦彰然乎故伏犧之目無死物孟軻之目無不善之人非知此者孰能識之 第六十九章

問先生釋易乾卦亨字曰有通而無塞亦有生而無死有動而無靜之意曰然天地之間物各無不足之理為有通而無塞也日煜乎晝月煜乎夜水流而不已物生而不窮若人之一身有耳以受萬物之聲目以辨萬物之色鼻以嗅萬物之臭口以知

萬物之味其於飲食齒舌以噬噉之咽喉以吞嚥之
之三焦以通之膀胱以瀉之非惟人為然物亦然
凡跛行喙息翮飛蠕動之微皆各有其用用各相
足失於彼則得於此失於此則得於彼在物各無
不足之患造化之工亦何巧哉為有通而無塞也
易曰品物流形是也流即流通之意 第七十章

問唯心學之名似乎無害不知以為如何曰心學之
稱亦自禪學來禪家自以其法名心宗性學之體
亦然蓋理學者流以其非記誦詞章之學創建斯
名以標榜于世然實非聖人之意也禪者本不知
本然之德硬就己心上用功後世儒者雖知由本
然之德而其工夫卻亦就一心上見道遂以心學
稱之殊不知人具斯形則必有斯心自聖人至于
愚夫愚婦一也本非貴亦非賤故聖人言德而
言心其千言萬語皆莫非所以使人由本然之德
也孟子雖屢言心亦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所謂
本心恒心是也蓋聖人從天下上見道佛者從一
身上見道從天下上見道故見天下所同然之理
所以貴德而不貴心也從一身上見道所以知心
而不知德也故其學自霄壤而卒至離人倫可不

察耶 第七十一章

問何謂本然之德曰天下所共通行之謂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已天下所共尊之謂達德仁義禮智是已此天下之所同然而根乎人心存乎風俗萬世不得磨滅此之謂本然之德佛氏之學見此心之妙出入變現無可奈何故專以默坐澄心攝收精神為事要超脫三界不生不滅蓋用智自私專知有己而不知天下萬世同然之道故也理學者流亦見得心性一理萬物之一原卒以人倫日用天下萬世通行之道為道之用而卻要向上面求其所以然之體皆有見於心而無見於道故其學褊急險薄不見聖人寬洪盛大之氣象唯聖人以天下同然之道而治天下同然之人不以己修己而與天下共由為不立異以違不好高以拂俗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所以為大中至正之道也 第七十二章

問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為萬世之法亦只循性而已而以歐陽永叔所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為非如何曰歐陽子之言亦不可深非也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見聖人不責乎性

而專貴乎習也又曰有教無類此見不貴性而專
貴教也蓋有教則性之美惡在所不論向嘗爲子
明性道教之分今又申明之夫道尊而無對至矣
然不能使人爲聖爲賢而開天下之泰平其所以
使人爲聖爲賢而開天下之泰平者教之功也故
次道而貴者教也而盡道受教者性之德也故性
亦貴矣然教有功而性無爲故性學盛則教法
教法衰則天下之達道廢聖人之所淡嫉之也所
以論語一書專言教而不言性孟子一書亦無一
非從仁義一字細繹出來其說性善者亦爲自暴
自棄者而發之非徒以性爲主而說也既看破以
理爲主之弊甚難而至知以性爲主之非則實古
今之難事學者之牢關非具足實智實德者則不
能夫道也者夏葛而冬裘晨興而夜寐雖無吾
後來固當有知之者此予之所以自恃而自安也
至於性學之非則予歿之後千歲之遠不知復有
實見得之者乎否予所以嗷嗷然不得已正以此
也吁嗟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第七十三章
問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
爲已何所不至此語如何曰有此理然難施之用

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則藉令
得爲己豈得能至哉故口可言而身不可行者君
子不道墨子以兼愛天下爲道佛氏以三界衆生
爲己一子皆口可言而身不可行者也高論多說
皆無益於道以不言爲是第七十四章

問張子西銘曰此反欲施之用者也民吾同胞一句
雖如其過高然下面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句
句有落著不比程語甚大無形影不可不體認第十五章

問先生最愛先儒何語曰董子曰仁人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及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
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入學之至也
此二語孔孟以後之名言最當受用董子之語可
入孟子張子之語可入論語晉王述曰人非堯
何得每事盡善韓退之取之可爲行恕之要第七
章

問以先儒何語最爲至極曰伊川復卦象傳曰一陽
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
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
孰能識之又經說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二章總一意實象象以來之名言在
道理當為古今極至之道理在議論當為古今極
至之議論至矣後之論註者皆失其意其所謂非
知道者孰能識之者斥釋迦老子莊列之徒而言
非對區區諸子諸儒而辨之又賁卦彖傳云一不
獨立二則有文蓋言一非二而二中自有一也與
周子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大極者大異矣且
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其自珍重之如此雖尊信
程子者亦不實知其意之所在程子平生不說太
極而以動靜無始陰陽無端為至極其見可謂卓
越矣但易傳序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及艮卦外
物不接內欲不萌等語不能無疑然猶美玉之有
瑕雖應以此減價而不害其為真玉瑕不掩瑜瑜
不掩瑕可以為程子也 第七十七章

童子問卷之中畢

童子問卷之十

卷之十

童子問卷之下

凡五十三章

洛陽 伊藤維楨 著

問向蒙教誨孟子性善之說就氣質之中而言非離氣質而言也然諸儒之說紛紛藉藉不可適從莫明辨極論以發其歸趣曰孟子之說性古今言性之準則也諸儒所以有紛紛之說者皆不善讀孟子之過也荀子知專主教以為人不教則不善故說性惡不知善受教者以性之善揚子疑信兩端

童子問卷之十

卷之十

不能歸一故把善惡混韓子以爲孟子得其上荀揚各得其中下欲調停衆說自下品題故曰性有三品此等皆俗見焉耳至程張二先生又立本然氣質之論以爲孔子說氣質之性孟子說本然之性而蘇氏胡氏又以爲性本無善惡之可言孟子謂之善者讚歎之辭此亦自禪說而來凡此等說皆非徒不知孟子之本旨實不能理會孟子文義者也可怪可怪孟子之意本非謂天下之性皆善而無惡也就氣質之中而指其善而言之非離氣質而論其理也而其所謂善者就四端之心而言非謂未發之時有斯理也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夫水之就下在流行之時而可見焉則人性之善亦就發動之時而言之可知矣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言四端之心人人具足不假他求猶四體之有于其身而相離不得也可見孟子之學本無未發已發之別而以四端之心比四體之有于其身則性善者卽以四端之心言而非本然之理也下文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則知孟子之意以謂凡人必有

耳目四體而後謂之人四端之在于吾身也猶四體之有于其身非天下之性皆善而無惡乎然而天下之衆間或有生而無目者或有耳不聞者或有四體不具者其無有四端之心者亦猶如此如高陽氏不才子子越椒羊舌氏之類是已猶有人之形而無耳目四體者然人而無耳目四體者億萬人中之一二耳人而無四端者亦億萬人中之一二耳故曰天下之性皆善而無惡當以意理會之其下又繼之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言天下或亦有無四端者則固無如之何凡有四端者苟能知所以擴充之則其勢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漸次張皇不能歇止觀其不曰凡爲人者而曰凡有四端於我者則知其無四端者所謂禽獸之心不可以人理論者而置而不論其道性善者皆就其有四端者而言之也孟子之語明白順安無復可疑從來諸儒誤認孟子之意以爲天下之性唯善一樣而無一惡者然見天下之人剛柔善惡氣稟不同於是荀揚韓之說興矣自理氣之說作而又謂其善者理而自堯舜至塗人不異而其不同者則氣之不

齊也若如其說則無有下愚之不可移者於是乃以自暴自棄者充之而曰非不可移也不肯移耳是皆不得孟子之意故耳此是先儒未了之公案故不厭其詞之繁豈不千載之一大快乎童子曰唯第一章

問宋明諸儒一家各有一家宗旨而指導人孰是孰非願聞其詳曰吾有讀書一法今爲子發之天下無全是之書又無全非之書蓋降聖人一等必不能無一短一長雖大儒先生必有小疵雖裨官小說亦或有至言不可不取然其長處必淡然無味

無跡可尋而其可悅可好者必其短處故短處易得而長處難得若專主一家之學則必先得其短處日染月漬卒爲終身之浚害永不可除宜如披砂簡金左沙右汰悉棄去塵沙斯得真金苟兼取旁搜廣求並蓄諸家之書捨其短而取其長則是非相形彼此相濟翫索既久而後有一至正至當之理自在其中非徒可免終身之害而天下之書皆靡非吾師矣孔門貴乎博學者蓋爲此也今如講宋王氏之學者其宗宋學者專讀晦翁之書而至象山陽明之書一不過自講王學者亦然殊不

知朱氏有朱氏之短長王氏有王氏之短長知其長又知其短是為能知其人也苟熟讀翫味語孟二書以此為規矩繩墨而校其是非覈其得失則真是真非斤兩適均無毫釐爽今不暇一一枚舉

第二章

問先生以程子所謂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為名言如何曰二書猶權衡尺度乎豈翹六經不治而明而已哉雖諸子百家祕冊奧牒其是非得失了了分明自無所能遁其情大抵學六經者專以研究其名物度數訓詁異同為事雖博士

之所掌亦然非也蓋六經之學在得其大意苟大意既明則瑣瑣文義固無補於道置而勿論學者苟熟讀二書猶身坐堂上辨堂下人曲直其於天下之言何不能辨折之有

第三章

問五經之理曰五經是宛然天地萬物人情世變圖子耳天下之書靡非論說唯六經不屬論說而萬理畢具變化無方隨取隨在順之則治逆之則亂從之則存悖之則亡皆使人思而得之不比論語孟章章句句各有其義而不能兼他義也故論語雖為宇宙第一書然猶可有六經不可有其故何也

倘世有孔子自當有論語書若六經則非有唐虞
以來至於周末一世界而其間又有極治極亂之
時許多人情世變備則不可有也雖孔子亦不能
從此六經之所以不可有也然本無甚異義求異
義則不是詩民巷之歌謠書先王之政事易陰陽
消長之變春秋魯史簡牘之文本何有異義但其
理自深遠耳古來註六經者皆作議論解之淺矣
晉陶潛方夏日高臥北牕之下自以為犧皇上世
之人其見固高矣然猶有待北牕之涼論語曰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苟遂於六經之理

焉則今日即唐虞三代之時斯身即唐虞三代之
民固無待乎外余嘗有題壁詩云天空海濶小茅
堂四序悠悠春色長笑殺淵明無卓識北牕何必
慕犧皇竊述此意第四章

問各經之大意曰韓子原道以詩書易春秋為列不
數禮記其見卓矣當從韓子以詩書易春秋為本
經而聖門專以詩書為教者蓋二經之旨平易近
情傳之萬世而無弊者也詩以道情性天下之人
雖衆古今之生雖無窮而原其所以為情者則無
出於三百篇之外者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故箴在

保之而無傷愛之而勿斲其所以能保數百年宗社而子孫猶賓於王家者以此也。不知此則莫以治天下國家。申商之徒是已。不由此則莫以立教。佛老之學是已。詩之不可不學如此。且古書引詩者多。斷章取義。蓋古人用詩之通法也。此亦讀詩者之所當知也。書以道政事。皆古先聖人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萬世靡能出其上者。其道皆人倫日用通行之典。亦傳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孔子祖述憲章之。而雖三墳五典。其磅礴廣大不可為萬世之典者。殫黜之。故今讀尚書者。雖非二典。

及文武誓誥。凡四代之書。孔子所定者。皆當依此意求之。世俗以虛無恬澹無為自化。為至極。故反有平視尚書之意。不亦誤之甚乎。易以道陰陽。昔聖人畫卦。爻以盡陰陽消長之變。老則變滿。必損。故避盈滿而處退損者。易之教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義雖多。然夫子可無大過之一言。足以蔽之矣。論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寧固。孝經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皆莫非此意。夫陰陽之消長變。

遷無方進退無恒難執一守故論語曰可與其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亦皆莫非易之理也古者易學自有二家象象一篇儒家之易也文言亦然蓋專述象之義皆論陰陽消長之理而推之人事無一及卜筮者繫辭說卦等篇專主卜筮而言歐陽子以爲筮師之書是也蓋義之與卜筮相反言義則不須言卜筮從卜筮則不能不捨義故論孟二書不言卜筮者以此也程傳雖從繫辭其實與象象之理相合當從之春秋以道名分蓋春秋聖人之史也古者無載籍之傳世善

惡淑慝與時俱滅無暴于天下後世故亂臣賊子肆其欲無所忌憚故孔子因魯史以紀天下之善惡所以制亂臣賊子之心也孔子秉筆而不止直至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孔丘卒之前而止左丘明又承夫子之意引而至哀公二十三年秋八月而止自是而後世史臣各有一代之史及荀悅習鑿齒宋子京司馬公朱考亭諸大儒亦各有著作皆自孔子發之故春秋非徒紀二百四十四年之間實紀二千年以來而萬世無絕此聖人之旨也讀春秋者當專據左氏之傳義理明白自與孔子

之意合公穀二傳深刻過密殆若解隱語非聖人之意故善得夫子之意者莫左氏若也胡氏謂公穀說義理左氏備故事非也左氏經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丘卒而止公羊穀梁經至十四年西狩獲麟而止蓋公穀本脫獲麟以下不知後尚有二年經因附會孔子反袂而泣等語朱子語類說公穀二傳本姓姜人一手做可謂卓見矣左氏以禮一字爲春秋之權衡孟子以義爲其要領然禮以義起則其辭雖異而理則一也學者以此求之自見其大意矣若夫於日月名字爵位之間褒貶予奪者非聖人之意四經之旨大略如此苟通其理則見野史稗說皆有至理詞曲雜劇亦通妙道學者唯知說道理之有道理而不知不說道理亦有道理鄙哉其詳予將竝各經傳成而明之今當參閱語孟字義第五章

問禮記曰問多格言然不足列之於詩書易春秋蓋七十子喪大義既乖戰國以來齊魯諸儒知道者鮮矣至於論理則皆專主黃老之旨石梁王氏辨之是也然猶有未辨盡者矣或王氏亦以爲聖門之遺言而實自黃老中來者間有之矣若樂說所

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語
本老氏之語淮南子亦有之蓋禮記剽竊之晦翁
取之為詩傳序起頭不深考耳論語曰先進於禮
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若用之則吾從先
進以此推之禮記諸篇大類皆繁文縟節恐非盛
周之禮審擇之可矣予欲因夫子之意斟酌裁定
以為一書有志而未果 第六章

問蔡氏書傳所載渾天儀之制曰不知也問春秋春
王正月之辨曰不知也童子云聞先生自幼留心
經學今於此二事不知者何哉曰學有本有末有
必不可不知者矣有在所不必知者矣若學術政
體修己治人之術是本必不可不知為其他進而
不足以治人退而不足以修己者雖不知之無害
渾天儀之制是有司之所掌春王正月之辨亦無
益於學術故左氏亦不傳焉大凡支干孤虛旺相
律呂隔八相生之屬皆然附之好陰陽數學者可
矣非儒者之先務今世之小子不知為學之法區
區留心此等細務甚不可也 第七章

問先儒謂戚儉俱失中而不及聖人不得已而救時
之弊若先儒之所謂則非雖易論語亦有不合於

道者乎曰是失中字之義中謂中間所謂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是也今以一丈杖求其中間于必
竦及至五尺而後謂之中纔不及一分便指為非
中甚泥矣大凡自四五尺至六七尺以內皆是中
間凡把杖執中間近欄柄處為便若欲度至五尺
處把之則必失之過聖人教人儉戚是將近欄柄
處與人不可謂失中又不可謂不得已而救時之
弊也若謂時中又別是一義去時字則依舊只是
中間易道總是退一步法與老子以弱為強退為
進實別第八章

問五經與論孟異同淺深曰論異同而勿論淺深雖
其辭有艱澁平穩之異然理則一也人皆以謂易
春秋深奧難通論語孟子平易易知非也五經猶
天地萬物自有而不知長養論孟猶聖人裁成輔
相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制禮作樂立教垂範以
建中正之極以定人倫之法使萬世君臣父子夫
婦朋友昆弟各得其所而不為禽獸者皆聖人之
功也雖有天地然非得聖人為之教育焉則天地
亦不能為天地論孟之於五經亦猶如是吾故以
論語為宇宙第一書而孟子亞論語者為此也此

論孟之所以與五經異也 第九章

問知命之說曰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謂天有必然之理也詩曰永思配命自求多福是謂人有自取之道也文王不灰於姜里孔子不害於陳蔡此非天有必然之理乎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非人有自取之道乎夫人自取而後天命之天之所命者僂人之所自取可不慎乎 第十章

問於知命之說未能釋然願發其奧曰曰蓬生麻中

不能不直天道正直四旁上下渾渾淪淪通徹無間莫非斯理近火則焦近水則濡豈得以不正不直須臾置身於其間乎孔子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畏之者以實可畏怖而有不可慢之理也蓋夫子五十知天命以後初置語如此不佞一毫聰明不挾一毫智見至誠正直內外表裏打成一片而後可以自得非可以聰明智見而得之也 第十一章

問夫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又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

其身者也又遭桓司馬之難微服過宋夫子何畏
 難之甚耶曰以一木支大厦之倒君子不為是故
 以甯武子之愚為不可及以蘧伯玉之卷而懷之
 為君子是為實智是為實德非淺見謏聞之所能
 窺測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誨已
 也亦是意也上表遭憲宗之怒面發韓侂胄之奸
 皆有損於己而無益於天下智者不强為有德者
 自不為至矣後漢黨錮諸人其禍最甚皆由知主
 張學問而不知君子之大道故也宋儒謬解中庸
 明哲保身之旨貽害善類甚大矣方孝孺之在永

樂李東陽等之在正德是已可不謹乎 第十一章

問曾子語子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子
 稱史魚曰直哉亦與前所論相反如何曰是勇之
 為勇者義之發義者聖人之大用然好義者必犯
 命言命者不盡義義命合一為君子之全德非
 有大勇有大義韜晦含藏不露形跡者則不足與
 入于君子之域是為學問之準的非區區諸生之
 所能識也故至道並行而不相悖而為學問之極
 功難哉 第十三章

問屈原曰不知道漁父辭曰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

皆醉我獨醒是屈子之所以自取其禍非子蘭之
讒懷王之不明所能為也禹曰愚夫愚婦一能勝
予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可
以天下為皆濁皆醉耶中庸曰居上不驕為下不
倍國有道其言足以阻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此學
問之所成道德之所熟而非屈子之所能及第十四章
問漁父辭云聖人不凝滯於物能與世推移此語亦
合於聖人之旨歟曰庶幾於智者之言但欠一義
字後世儒者奚為獲其髣髴第十五章

問異端之語亦有可取者歟曰有老子云天道好旋

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至言哉可入于詩書之
中矣第十六章

問老莊之學聖門指為異端然雖好之似亦無甚害
曰老莊之害徵之於小則固難見徵之於大而後
其害章章矣士庶人之輩好之則必惡禮法厭拘
檢故至於墜業敗家而止此其害之小者也若夫
大人好之則其害及于家國天下人心日傷風俗
日壞亂人尋至可不懼乎第十七章

問佛氏謂三代之前聖人生于儒中三代之後聖人
生于佛中然乎曰非也視近而平正者必惰而不

敬視遠而奇僻者必驚以為高古今之通患也況乎人之視以為聖人者自殊故其所以稱之者亦隨而異儒者以仁智合一至誠無意者為聖人佛氏以清淨無欲若明鏡止水者為聖人是其為聖人者所以大異也其心如明鏡止水本匪具形骸者之所及藉冷有如明鏡止水者亦但不過發一長歎而於天下國家之治無分毫之補奚足以為貴若達磨慧能臨濟雲門之徒彼素屏居山林謝絕人事內無人倫之累外無職務之紛故其高風凜然可仰可欽若使其居人倫之間執四民之業

其高風凜然者必蕭索蕩盡略無可觀者且呵責妻孥毆擊奴隸閨門不和家法壞亂靡所不至又使其居一官授一職必顛倒錯亂庶事曠廢至自投劾而去不若良吏精練政事者遠甚矣敢望房杜韓范之諸賢佛氏所謂聖人者豈足尚之乎宋三百年禪之傑然者莫宗杲若然觀其佗事少點檢喜怒不中節則實不及韓范諸公百分之一其人亦可知矣 第十八章

問佛法甚熾而孔子之教寥寥者何哉曰厭常而喜新嫉正而好奇古今之通病也孔子曰邦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僅使儒教若
今之佛教之熾焉則即是唐虞三代之盛耳雖以
後漢明帝唐太宗之崇文教奚敢足比其萬一然
而佛之教有所至有所不至用之則存舍之則息
不如聖人之道無處不在無時不然非本然之道
故也今不能使度天下之人悉為僧尼毀天下之
屋宅皆為蘭若則是其道有所至有所不至也且
唐虞三代之盛時不聞有老莊之學後漢明帝以
前又未有佛法焉則不可謂之不可須臾離之道
若聖人之教不然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聲教之

所不暨言語之所不通必當有君臣父子夫婦朋
友昆弟之倫又當以孝悌忠信為善大凡天下之
不出家緇衣在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
者舉皆儒人也執四民之業而不至不孝不弟不
忠不信者亦皆儒人也不繫學與不學也故子夏
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可見堯舜孔子之道
與日月同照極天罔墜猗嗟盛乎故佛法如盛而
實微孔子之道如微而實盛不可與為比擬也

九章

問唐裴相國白樂天宋蘇東坡呂原明之儔皆高明

博學之士也何故亦好禪乎曰高明易得博學不可恃唯得中庸為難故孔子稱顏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焉此顏子之所以為大賢亞聖也高明而不中不得不入于異端博學而不正亦不得不雜異端皆其所以自陷固不足怪又有「種心多憂戚或世事違忤強欲排遣而不能忽聞禪莊之說悅其廣大包容事事無礙不覺自陷于其窠臼者若平正通明心下泰然者雖有真佛出為之說法亦不為動況有道之士乎夫理之於是非其猶黑白之相反東西之自定有目者皆能辨之

有知者皆能識之至於迷之甚焉則以黑為白以西為東顛倒錯亂不可以言語喻非徒愚者為然至於賢智者則益甚自守甚確自信甚深雖有聖人者為之抽鐵解縛卒不能回首改轍吁夫迷之不遠者或得還家迷於千里之外者終身不得歸愚者之惑淺矣猶迷之不遠者也賢智者之迷深矣猶迷於千里之外者也吾不為愚者憂而深為賢智者懼焉 第二十章

問朱陸之異同曰以朱陸辨朱陸則不得朱陸之是非以孔孟辨朱陸則朱陸之是非判然矣聖人明

天下古今所同然之道而尊天下古今所同然之德使入由焉而行所謂仁義禮智是也忠信以為地篤敬以守之恕以行之皆所以修夫仁義也所謂入之道曰仁與義是也二公之學雖有煩簡頓漸之不同然自聖門之學而觀之則其登道一也何哉聖人未嘗特曰心又未嘗特曰理其所謂心者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非虛靈知覺之心其所謂理者皆以事之有條理者而言非無聲無臭之理與後來之所稱賢別晦翁之學雖博大然要以為入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矣象山曰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可見二公皆不求由天下所同然之道德而專求之於己之心與事物之理此其所以不能無詭于孔孟也夫人之於學問少踈則不及過密則過二公之學皆坐講理過密是學者之深戒也 第二十一章

問王陽明答徐成之二書自謂天下是宋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為難姑為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如何曰夫身生於斷斷生於明明生於智智以學而大苟知之明則是是非非一刀兩斷不得少假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陽

明爲人也聰明絕倫縱於古今雖二公不及遠甚然學問空疎磨勵之功甚少而其學本得于禪學而於孔孟之宗旨實數塵矣故其書含糊衡決不得申二公之肯綮多似乎爲宋門迴護但書中所謂重背宋而不厭叛孔數句實中今學者之真病矣第二十二章

問承宋陸之學皆非天下古今所同然之道然則古人不求之於己之心與事物之理歟曰古人何嘗不求于己之心亦何不講明物理但與宋諸老自然自異居仁由義忠信以守之敬恕以行之此直

人之所以求于己之心也後世學問非不講議聖賢之書然至其所以自爲學則別立一殿名目以爲學問之宗旨若無欲主靜持敬致良知之說是已若講究物理古人亦不廢但古人以修己治人爲學而至講究物理自爲其餘事而不專用力於此後世以格物窮理爲最初入門之功夫且天文地理律曆兵刑農圃醫卜以至於一艸一木之微莫不鑽研講磨以求其理其言曰不讀一書則關一書之理不窮一事則關一事之理夫天下之書不勝其多天下之事不堪其繁如欲一一通曉其

理則惟日不足至於修己治人之術自不能不置之度外矣近世諸大儒亦多以此糜爛許多歲月可惜第二十三章

問近世學問專以求放心為要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與今所說異同如何曰後世所謂求放心者即佛氏所謂定心之謂而非孟子之意也孟子所謂放心者謂放失仁義之良心蓋慈愛惻怛人之本心也日為不仁之事而莫之省是放其心也求之云者謂自覺其非而欲以仁愛存乎心也非謂攝收

精神排遣思慮專守此心也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夫心者活物也學者活法也以活法治活物宜如養草木務灌溉培植而不可摧折屈撓以斲喪過絕其生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近來所謂求放心者出於無欲主靜之說皆推折屈撓之類也書曰一曰二日萬幾論語曰君子有九思在天子之位則有天子之職居宰相百司之任則有宰相百司之責

左右應接不遑啟處苟以區區外定束縛羈縶此
心為事焉則是悉廢心之用也豈得為酬酢萬變
之主乎哉與孟子之意不啻水炭 第二十四章

問何謂以活法治活物曰學問須要着活道理不要
守著死道理枯艸陳根金石陶瓦之器謂之外物
以其一定無增減也人則不然不進則退不退必
進無一息之停不能若死物然故君子不貴無過
而以能改為貴焉若宋慶元諸老之學銖銖而量
寸寸而校把捉矜持欲一毫無容人之指摘故其
德緊急嚴勵而不見寬裕溫柔氣象此之謂見死

道理而不見活道理惟南軒東萊二公寬綽可樂
蓋氣質使然至於學問不多爭耳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戰戰兢兢如臨澁淵如履薄冰然其心則
綽綽然有餘裕矣故聖人之言如泛然而意實到
見活道理故也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論語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若使
後儒言之必曰知所先後則合道必曰信合於義
恭合於禮而不可用近字然聖賢皆言近者何哉
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亦言近也蓋道之廣大何
所執守故唯要主忠信而不要強為主忠信則雖

不中不遠強為則外似而內實非聖人之道優優
 洋洋不得促迫不得牽強顏子之亞聖猶曰二月
 不違於仁曾子之篤行亦至疾革而初易簣大地
 之化亦然二十四節七十二候或進或退寒熱溫
 涼不能截然悉如其數亦活物故也語曰禮與其
 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
 固寧者庶幾之辭亦近之謂也聖人豈不欲其一
 一得中而不可必得故謂之寧蓋教人以退一步
 而就實實也註家不知聖人微意之所在乃於前
 章解之曰禮貴得中奢則過儉則不及二者皆不

合禮又解後章曰奢儉俱失中不得已而救時之
 弊也果若其說則是聖人之言皆半上落下不足
 為教也明道先生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
 纔有可居之處又曰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
 遠矣伊川先生曰人道唯在忠信皆確言人不知
 其意味之深長 第二十五章

問老子曰有生於無宋儒以為無中含有一異同如何
 曰兩說固當有分別然言及有無則所爭亦不多
 老子以虛無為本以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聖
 人以意創之故以禮為偽為矯人之具宋儒以為

至無之中自有三百三千之理特聖人爲之節文以教人是其所以有分別也然聖人之制禮也考諸時世揆諸人事或循時俗之所用而爲之節文何必察至無之中有此理而制之哉畢竟飾詞焉耳晦翁答袁樞詩云若識無中自有象許君親見包犧來卽芥子納須彌之說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是天道之極至萬有之本原猶人之有元陽也所謂太極云者亦僂指此一元氣而言則不可謂之無物也亦不可向此上面別求所謂無者也諸子區

區辨有無二字者皆不知大易之奧且也大抵有生於無之論本出於俗見雖世俗不識字之人亦有智慧者皆能道有生於無老子特造其妙焉耳

第二十六章

問老氏之虛無與釋氏之寂滅亦有所異乎曰雖若有淺深然其歸則一也老氏以天地萬物皆爲虛無釋氏以天地萬物總爲寂滅後漢書云其道以虛無爲宗是已其他說種種奇特神通皆方便說耳至老氏反無之佛以慈悲濟度爲主至於禪則一向棄去說理至高必不得不到於此其主慈悲

濟度似乎仁然不知義則一也殊不知義者天下之大路不可一日離也老氏亦然第二十七章

問儒釋之所以分曰聖人欲與天下共同斯善而不欲離乎天下而獨善其身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氏則不然其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此其所以先與聖人異也蓋釋氏欲離乎天下而獨善其身故其始初用功夫處不在通于天下達于萬世不可須臾離上專就其一身生意見為生次念重愛根難絕心猿意馬不受羈束乍出乍入或真或妄變現起滅無可奈何乃屏居山林謝絕

世故坐禪面壁硬以澄清斯心為事及乎其修行既久功夫既成忽見天地萬物悉皆幻妄山川城郭總現空相獨此心孤明歷歷萬劫無盡自謂超脫三界遂廢人事而不修幾天下而不顧抗顏揚眉肆然談道殊不知其孤明歷歷萬劫無盡者乃虛見而非實理彼微塵天地天地何曾微塵夢幻人世人世何曾夢幻天是天地是地古是古今是今晝是晝夜是夜生是生死是死夢是夢幻是幻有者自有無者自無明明白白無所復容疑萬古之前如此萬古之後亦如此聖人有還其有無還

其無亦不容一毫智慧於其間本無可愕亦無可讚以予見之二氏之教皆出其意想造作而非自然之正道夫人之所當修焉者人倫而已矣人之所當務焉者人事而已矣天下非仁不親非義不行故外人倫而無道外仁義而無教萬世之遠四海之廣不得一日離故居仁由義則雖不坐禪不面壁然身自修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無往而不可矣苟不居仁由義則設其心如明鏡如止水無一毫人欲之私無益此聖人之道所以度越諸子百家而宇宙之間為獨尊也 第二十八章

問禪有宗派之圖儒有道統之圖然儒者之道統不如禪林祖祖的傳相付授之正曰道統圖近世陋儒倣宗派圖而所作非聖人之意也若禪家的傳是私天下之道而為一家之物者也夫道之在人猶日月之繫天有目者皆能覩豈得為己之物而私相付授乎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息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道之流

行也無時不然無處不在有隱顯而無斷續有可付囑之語而無可付囑之物謂祖祖的傳者非也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久而不得其傳焉夫道之浩浩極天罔際其曰軻之久而其傳泯者誤矣韓子蓋見孟子篇末歷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事而為此言謂必有所見則非也 第二十九章

問古今異端之教不知其幾多孰為深孰為淺何為大何為小其間亦有稍近是者與曰自古著書立教者紛紛藉藉不堪其衆然不過三大坎其不高不卑平常不易此為一大坎乃中庸之極而聖人之宗旨也高此一等則為虛無老佛之學是已卑此一等則為功利申韓商鞅之徒是已老佛以下雖代異地殊交出迭起而不過此二端假令百世之後有異端者出不因舊套創倡新說亦不能出於此二端其他區區半上落下之徒亦不足論若趙孟靜林兆恩乃近時小異端然不過假二教而為名故其學不至大謬亦可笑也 第二十章

問何古昔人材之多而後世之少耶曰一則達多岐

則迷後世之不能成人材者為其多岐也夫學也者所以成德達材也學者內無名利之膠外無他事之擾衣食於此寢處於此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積而又積不知老之將至心心念念專一於此焉則何不成德達材之有舜人也我亦人也雖堯舜之事業孔孟之學術亦豈遠乎哉昔韓幹好畫馬所見之馬皆莫非其師夫然後能造其妙冠絕古今古人之於道藝皆然後之學者則不然己之所期父兄朋友之所責不過利名兩者有用之事不講有用之書不讀守無益之章

句鴛無益之空文記無益之故事一切以徇時好邀名譽効蹊多岐用志不專而於大學問大事業則付之度外藉令有數十卷著述行于世亦兒戲耳行將就漸滅何益其所求之名與利亦皆供兒女子之仰歎耳何所成人材邪少有智慮者其可不知所取捨哉 第三十一章

問孔門有博文博學之訓似與今所說大異如何曰亦無異夫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與多學對貫與識對一者不二之稱主道而不他之謂一用志

與識對一者不二之稱主道而不他之謂一用志

而不分之謂一所謂博文博學者優一以貫之之謂與多學相反不啻膏壤之殊而已第三十二章

問尋常以為博學與多學一般今謂相反何諸曰一而之萬謂之博學萬而又萬謂之多學博學猶有根之樹自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花實雖繁茂稠密不可算數然一氣流注無所不底彌長彌不已多學猶剪絲之花雖枝葉花實頭頭相排爛熳繽紛可觀可愛然乾燥枯槁不受長養有限而無增猶生灰之相反不可概而一之也初學不察以世俗駁雜之學為博學者誤矣第二十三章

問讀書以何為要曰識見為要讀書無識見猶不讀也苟要得識見當尋其所歸宿勿徒涉獵須如在外者之求歸家不可如迷子之行道路在外者之歸家也不由迂途不省外事一步急一步一行速一行攜凡囊橐資糧途中不可少之具而一箇不齋無用之長物讀書者亦須如作歸計先辨其有用無用取其關學術政體脩己治人之切要者而其泛然不切無益實用者闕之可矣古人之書或有議論可聞而不可施之實用者或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或有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要一一

體察不可放過如此用工夫則讀一卷書斯一卷
優爲己之用讀十卷書斯十卷優爲己之用乃至
數百千卷皆然迷子之在途也不識東西不分南
北從面信脚行行不已茫然而立偃然而憩卒不
知其家之在何處今之讀書者不辨有用無用欲
貪多鬪靡至僻書奇編祕記輿牒索搜無遺雖有
數行俱下積以數寸之捷顧其所成卒爲無識見
之人雖有數十卷著佗然無許大議論足以貽後
世者況於羽翼聖經黼黻國家則有萬里之阻豈
足稱讀書乎今之讀書者奚以異迷子之行道者

也噫第三十四章

問宋儒謂天文地理律曆兵刑五運六氣及素問等
書皆當理會此意如何曰大凡關學術政體者皆
當講究其他知亦好不知亦無害禮樂兵刑治天
下之具不可不講然須要先講究其理如何若其
度數條目之詳則臨時考之亦可矣律曆之法伶
官星翁之所職以此爲儒者之業則非也故曰遵
豆之事則有司存蓋古者有其才則爲之非其才
又非其好則不強爲醫藥之事亦然 第三十五章
問予平生專用力於治經而於史漢通鑑等書未嘗

一過目其間或謂必須讀史或謂既明經何必讀史如何曰史者治亂得失之林不可不讀焉詩書春秋皆古聖人之史故稱經史苟不讀史書則雖略得通曉道理然其智局促寡陋反欠意思條暢譬則人生長于遐陬僻壤而不走通都大邑周旋賢士大夫之間觀風俗之美人物之雅者鄉俗之習終身不除其智亦膚淺隘陋動失措置故詩書既通之後必不可不讀史勿貪多勿事強記但於古今之大治亂大機會大成敗及賢人君子謹論懿行須歷歷記取 第二十六章

問讀史之法曰經載道者也史以道裁之者也故非知道者則無盡史之用也大凡讀史以涑水通鑑朱子綱目爲要本末相貫次第相承古今治亂成敗犁然畢見矣可謂史家之權衡也欲觀一代之治亂得失典故人物須見正史有萬目舉而紀綱不正者有紀綱正而不滿人意者有併紀綱萬目漫然無統者是看史之要也此方學者大類以史做小說之流看可笑之甚古今史臣有卓識者寡矣其所著論贊膚淺冗雜無足觀者須考諸儒論評以爲斷但其間有議論刻薄反失實者不可不

辨讀史須以經爲斷勿從史中作功夫晦翁譏老
泉父子之學皆從史記戰國策中作功夫又以東
萊之博學純正猶譏其全體史學皆臆門頂上之
一針也 第三十七章

問古今史記亦有巧拙曰從昔以司馬遷班固稱
史文章則有之矣議論體制則未也爲人立傳者
其道德事業節操行義足師表萬世而後可以傳
之不然則不可立也蘇張之姦計詐謀曠古之罪
人也史遷爲之立傳何哉如司馬相如亦不足傳
貨殖日者龜策等傳皆然若欲就此揭示當時風

俗人物須散見之本紀世家之間不可別立傳晉
孫恩宋李全等盜賊耳亦別立傳者何也蓋史遷
作傳而後之史臣無卓識故不能改其例可謂汚
穢青史矣班固五行志亦然其不可不記者當附
之本紀其設志不可也先儒以范曄著方伎傳淡
爲非甚是唯歐陽公五代史體制議論實爲古今
之冠冕不可不讀凡關國家之治亂成敗風俗政
體足爲百代之鑑戒者而後可紀其瑣瑣事跡可
入小說稗官者不書爲是是作史之法也 第三十
八章
問學者好作詩無害于道乎否曰詩吟詠性情作之

固好不作亦無害古人以六藝教人甚有思入
而無藝必不能成材其人亦可知矣醫書云五葉
以爲輔然多食必有害詩雖藝中之雅翫然甚嗜
焉則必有害若夫山林隱士遺世無營之徒聊詠
懷抒情發其幽鬱無聊之心固可矣公卿將相
士大夫身有職務者苟溺心於詩則志荒業墮可
戒 第三十九章

問作文如何曰詩起於三百篇文本於尚書詩以言
志文以明道其用不同詩作之固可不作亦無害
若文必不可不作非言無以述志非文無以導道
學而無文猶有口而不能言然文之入律亦難以
司馬遷董仲舒劉向班固爲正韓柳歐曾一蘇之
文皆法之所在不可不熟讀方正學王遵巖歸震
川等皆近世大家正而有法必可讀之文以詩奏
論說爲要記序志傳次之尺牘之類不足爲文賦
騷及一切間戲無益文字皆不可作甚等語於道
水心曰作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此作文之律亦
看文之繩尺也 第四十章

問詩文編集甚多孰爲得正曰三百篇之後唯漢魏
之際遺響尚存厥後唯杜少陵氏之作爲庶幾矣

蓋古人之詩皆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而一無非事實者所謂本於性情是已非若後人之無事而強作也其無所感托徒流連光景描寫物象者雖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畢竟徒作耳風雲月露山川草木本天地自有之物不須詩人描寫之也唯杜甫平生憂國愛民忠憤感激一皆寓之於詩世稱詩史故杜詩之妙不在於巧拙之間而在於真情盈溢不可歇止無意托物比興而托物比興無所不在後世或譏其近質野或謂其間有村陋句至於明鄭善夫亦褒貶是非不少假借後世徒以

詩家繩墨糾之而不知此反是其妙處也李白雖神於詩其意易識至杜詩註者已慮數十家是之所不及以人之所感自異也至於文則蕭統文選為本然識見不正銓擇不精多載淫麗無益無益于實用者甚害於學者也特東萊文鑒西山正宗為得正然正宗中猶載退之畫記等則亦可謂純善吳訥辨體慎蒙明文則稍可矣 第四十一

問今時學者何志于聖學者之少而好雜學者之多邪曰豪傑者少而庸材者多古今皆然予聞養鷹者說鷹捷者必先擊鶴最大者其不捷者必見鶴

小者而擊之鷹最神俊者號海東青產于建甌海
 內不可得好韓歐古文者既少志于伊洛之學者
 益少況志于孔孟之正學者千萬人中之一人耳
 其好韓歐古文者擊鶴稍小者之類也志于伊文
 之學者鷹捷者也志于孔孟之正學者建甌之
 東青也其好雜學詞章記誦之類者亦小雀鷓鴣
 雀鷓鴣之類耳不足貴焉子其可不知所有乎

第四十二章

問天下之善如何為最曰好學為最穎敏次之材
 又次之蓋好學之益深焉而不可測高焉而不可
 及雖極天下之材幹穎敏皆所不及故好學復
 天下矣孔門之諸子聰明莫若子若然夫子不
 其聰明而特稱其好學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孟子稱舜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
 人者又曰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子思孟子皆不稱其聖而一稱其好
 一稱無非取於人者可見好學優于天下矣人皆
 知聰明之可貴而不知好學之功倍聰明實萬萬
 也與憲聰明不如人不如自篤其好學之志也

十三章

問先儒多用佛老之語以解聖人之書或以爲非或以爲不相妨或以爲善補聖言之所不到紛紛不定不知孰說爲是曰其善以佛老之語解聖人之書者是其學本自禪莊之理來故善之謂不相者是泛然無愛憎者之言不足取也其爲非者矣然徒惡禪莊之語而非之耳吾恐非真知佛老之與吾儒猶薰蕕永炭之不相入而非之也學脈自有照應言語自有由來言彼則不得言此言此則不得言彼富貴人猶自不作寒乞語矧邪正塗水火異氣一毫不得假借其非之者亦真矣而真非之者甚鮮矣大抵讀書者本無實見謂是亦得謂不是亦得茫乎無定準皆謂不相妨之類也譬諸有人來毆其父者又有一人來從旁拯之爲之子者謝拯其父者耶將謝毆其父者耶若禪莊之理說孔孟之書者是毆其父者也辨是非孔孟之旨者是拯其父者也今痛誦辨非孔孟之旨者而回護用禪莊之理者是不謝拯其父者而當黨毆其父者也凡在爲子者則不待他人拯之當自出死力與毆其父者相鬪而可矣豈容謝毆其父者乎斯之謂不知是非之類弗思甚也

第四章

問先生常欲使孔子孟之旨復明于天下建言者實犯
 千辛萬苦而敢為而今信之者有矣不信者有矣
 或有甚譏摘之者矣奈何不能使其盡信曰學者
 當以不恥下問舍已從人為志苟有如此之志
 天下何善如之予也第欲孔子孟之旨復明于世
 不較其信不信況欲其言之必行乎苟有屬明也
 孟之直指明以告我者是吾之所大欲聞也將
 執鞭以從之豈尤其譏我乎孔子曰丘也幸苟有
 過人必知之凡人之不我信不我服皆吾誠之
 孚也惟當自修省焉耳苟有人以至當之說告之

吾守我說而拒之是自絕于善道也是自取害吾
 身也予雖愚未至如此之甚予雖門人小子之說
 苟有可取者皆從之解論語孟子皆然乃與眾人
 商推眾議定而後命之於書若有不合於理者
 之是予之所識也若夫以私心攻之持私說難之
 是吾之所不欲聞也後世有有道之人出必於
 言若合符節是吾之所自恃也子其諒焉第五章
 問吾嘗雅不多讀書經解之中雖多用禪莊之語不
 能識別願一一拈出以告之曰近思錄四書集註
 等用禪莊之語者不暇悉舉今摘出其尤者而告

之曰靜曰忘曰公曰無欲曰無情曰無極曰無將
 迎曰冲漠無朕曰明鏡止水曰廓然太公曰尸若
 龍見皆老莊書中之要語曰喚醒曰常惺惺法曰
 虛靈不昧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等語皆出
 書及靜坐功夫調息箴亦專用老佛之法語
 此等語以其本異也第四十六章

問先生所以淡惡明鏡止水等語者何哉願詳見
 曰此語於聖人不啻水炭實有生灰之塗請以
 所易見易喻者而後詳論其理凡聖賢之設

甚精且嚴矣蓋道也性也心也皆生物而非
 也故可以生物喻而不可以死物比也若以死物
 比之則非越引喻失當必以邪為正認西為東其
 不錯人者鮮矣何者流水有源而流行活物也止
 水無源而停蓄死物也故孟子以水取譬嘗就
 水為言而未嘗有言以止水為譬者也嘗曰人
 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不
 下又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又曰流水之為物
 也不盈科不進其意不亦明白乎鏡之為物亦然
 妍媸大小應物無遺可謂靈矣雖能寫影而不能

照物徒以其虛故能受物影耳不能如明之放
光燈燭之遠照其非生物故也故舜之十二章取
日月暨火之象而不取鏡者亦豈非以其不分美
惡不辨好醜物來則寫無所揀擇乎佛老尚
聖人尚實理故佛老之書以鏡爲譬不可勝舉而
浩浩六籍語孟一無及於鏡者爲其有生歟之
也夫道也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而
以能維持此五者亦在於恩義兩者孟子曰父子
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孔子曰
兄弟怡怡又曰君子之重親老故忠可移於君者

莫非所以養此心而全恩義也若佛老之教專以
清淨無欲爲務修行既熟功夫既成則本心瑩
如明鏡之空如止水之湛一塵不染一疵不存可
謂難矣然恩義之心斲喪斬絕掃地而盡捨愛
絕妻子如綴旒如土梗恬然無所用其愛況君
乎況兄弟乎到此則與聖人之道實天淵矣
鏡止水之說之所致也其深惡之不亦宜乎
章

問先生學問之家法曰吾無家法就論語孟子正文
理會是吾家法耳近日札中一段論爲學法其得

為學肯原又為子誦之曰儒者之學最忌閉昧其
 論道解經須是明白端的若白日在十字街頭從
 事一毫瞞人不得方可切不可附會不可牽合不
 可假借不可遷就尤嫌回護以掩其短又戒以
 以取媚悅從前諸儒動犯此諸病非惟有書論
 道解經必大壞人之心術不可不知也又要若知
 大蒜子盛于銀盤子內潔潔淨淨渾身透明不與
 若蓋蔽臭物藏諸器中則他物亦皆觸氣染類亦
 就臭腐不可用學問之不進德義之不修一皆坐
 此此是儒者講學第一要訣學者須以此為要

立命根基常常體取不容遺忘中庸曰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又曰自明誠謂之教此一段即中庸所
 謂明字之謂第四十八章

問孟子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
 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此說頗
 牽合如何曰聖人亦人焉耳安得人人皆同雖天
 地之化有豐年有歉歲年年不同歲歲相異雖
 千歲之遠不得一歲同焉奚獨於聖人疑之程子
 專以理字懸斷而不知視其實故也予以謂孟子
 之後識道者莫程子若然猶有悅高遠之意故於

孔孟之旨所齟齬者間多孟子只曰賢於堯舜而
不曰其所以賢於堯舜者如何則未必可定為以
事功言之王陽明以萬鎰金譬堯舜以九千鎰金
譬孔子尤非也可以供知道者之大噓故實以
子之本指而後能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知孔子
之所以為孔子而後真知其所以賢於堯舜矣

十九章

問然則孔子之所以賢於堯舜者果何在曰此是
今未了大公案學者之於道其知與不知得與不
得總決於此非一言之所能悉也學者真能知高

遠廣大難知難行之說即亦說暴行而人倫日用
平常可行之道實為至極而後自知其所以賢於
堯舜之實也今且以事實明之夫源愈深則流愈
遠矣根愈大則樹愈盛矣故見其教之遠被則知
其道之本大見其化之遠及則知其德之甚廣堯
舜天子也宜其聲教之遠暨而餘澤之久流也
績不過于九州子孫襲封亦不及後世仲尼也
也旅人也然道德遠暨不可限量以地則自鄒魯
之鄉不問海之內外至四夷之遠凡有文字國莫
不尊崇夫子之教以禮則身被天子服裳用天子

禮樂春秋二仲天子親臨雍上自大學下至州縣
 學延及夷服之地各修釋奠禮惟謹以時則自夫
 子時到今既二千餘年猶一日也其子孫亦相龍
 封爵到今不絕猗嚙盛哉夫有人倫則天地之
 人倫則天地不立大凡天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雖不親讀天子之書服天子之教然夫人善
 仁義崇忠孝不失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
 者其誰之力哉非夫子之道浹於肌膚淪於骨髓
 永自行於冥冥之中豈能然耶昔夫子稱管仲之
 仁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若夫子之德之盛視之管仲奚翅萬萬非其可
 成輔相天地之道仲尼即天地也故中庸贊之曰
 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之
 實略可知矣故孔子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
 論語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所謂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難哉難哉
 第五十章

此非汝之所識也其祖述之者是自祖述之也其
憲章文武者亦是自憲章之也孟子教人又表章
堯舜之道而未嘗一言及堯舜以前之事即夫子
祖述之意也夫廟堂下稠人之中則不能辨堂下
人之曲直身在堂上乃能辨堂下人之曲直夫子
之祖述堯舜也非夫子實有所不及於堯舜而祖
述之蓋有高出於天下之上之明而能燭天下之
所不覩能燭天下之所不覩而能知天下之所
極道也者至中庸而極不出於人倫日用之間而
天下萬世所不可須臾離焉夫子以高出於天下
之上之明而能燭天下之所不覩洞照古今之選
羣聖其造中庸之極而可為萬世之標準者唯堯
舜而已矣是其所以祖述之也藉令非堯舜若
能造中庸之極足以師表萬世者夫子亦必祖述
之何必堯舜而已哉所謂憲章文武者亦是也憲
章者顯表章之也亦祖述之謂夫非其意則祖
述之非其意則亦不憲章之猶身在堂上而指堂
下人之直者而示之故曰其祖述之者是自祖述
之也其憲章之者是自憲章之也其不取伏羲神
農黃帝又不列少昊顓頊高辛獨祖述堯舜是夫

子之所獨而雖堯舜亦所不及也故祖述堯舜者是其所以賢於堯舜也子曰述而不作又曰信而好古夫以夫子之大聖而卒不自我作古是孔子之本心而學問之極則也故論語子罕堯曰二篇歷舉羣聖皆始於堯舜而終於文武許行為禮農之言則孟子亦折衷以堯舜之憂天下所以中庸贊天子之德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意可見矣而宋諸大儒或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以庖犧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或別以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為列皆不知夫子祖述堯舜之意故也

第十

問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危辛皆上古之聖神夫子奚以不取曰夫子不明言其不取之意今不可得而詳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由是觀之三皇二帝之道豈其有不宜人倫日用之道者而黜之歟漢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下訖于周觀其曰言大道則三皇之道專尚磅礴廣大無爲自化而實有不宣人倫常道者可知矣吁天下豈有大於常道者乎哉其爲出於常道之上而別有大道焉則其道豈非磅礴廣大不宣人倫日用而有與堯舜之道迥異者耶磅礴廣大無爲自化之道乃方外高遠之士之所必藉口以託其說而邪說暴行之所由興也然則夫子之不取也其意可知矣 第五十二章

問中庸以聲名施及蠻貊爲夫子盛德之驗然而佛老子之名亦然不獨孔子至於佛之稱號益熾矣

此方固無老子之官然在漢上道觀與佛寺相埒則其盛可知矣曰好怪而不好常喜奇而不喜正天下古今之通患人人皆然道士多假借禪說又爲人醮祭祈禱其陋可知矣佛者務莊嚴好誇大專以傳燈爲要蠱惑愚民誘入賢智周羅網繆無所不至蓋懼其法之或斷絕而其教之或有所不至也此其聲名之所以盛也若夫子則不然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蓋五者謙已下人不願乎外之事與佛老之務莊嚴好誇大異矣蓋天子之教天地自然之道理根乎人心徹乎風俗無

時不然無處不在故不務莊嚴不好誇大而聲
名赫赫施及蠻貊此其所以大也苟真知夫子之
道之德之大實賢於堯舜而生民以來所未嘗有
之盛焉則許汝眼空宇宙童子曰大哉言乎始得
聞所未嘗聞何幸如之歛社而退第五十三章

童子問卷之下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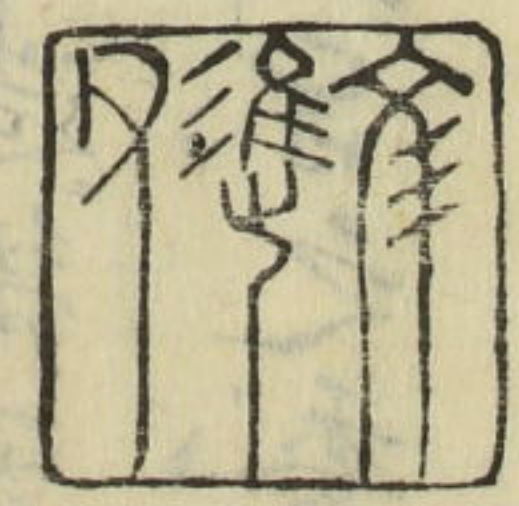


先師古學先生不由師傳深造郟魯之
間與平生所得具有成書其經旨之委洽孟
子義字彖二書詳之矣至平素所講明
倫日用之工夫則畢備于此書予向既刊字
義書二卷廣傳人間此書未遂印流騰寫
轉訛學去憾焉仍請先生令嗣長亂點
校遂鈔梓以公于世三卷凡百八十九條

讀此書者如升_レ先生之堂而耳_レ先生
之誨手澤所存神明在人勿謂其人已
陳而忽其書也

寶永四年丁亥重陽日門人林景範文進

頓首拜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寶永' and '重陽'.

